

黑面庆仔

洪醒夫

·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·郭枫主编·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·



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黑面庆仔

洪醒夫

I247.7
387
1

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·郭枫主编·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

小说系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郭宝臣
封面设计：柳泉

黑面庆仔
Hei Mian Qing Zai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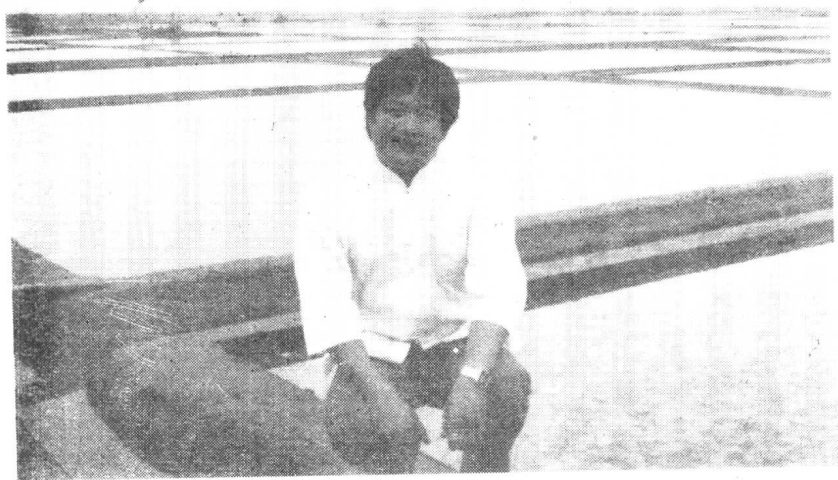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201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9 $\frac{3}{8}$ 插页 3

1992年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2,940

ISBN 7-02-001341-4/I·1228 定价 5.40 元



作者遺像

轉變

洪醒夫

林進昆寫信給我，信裏說：「老師，我要去你家找你，我不想理他。不想理任何人。我對「當老師」這個工作，徹底失望了。我要離開教育界。」

走馬看花把信溜了一下，隨手揉成一團，扔進字紙簍。沒什麼長進！畢業兩年多了，信還是寫不通，短短四五行，一眼溜過去，三五个錯字在那裏一閃一閃的，特別刺眼。

信裏好像說，他在幹黑手工什麼的，沒看清楚，也懶

作者手迹

《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》序

郭 枫

一

台湾当代文学，近年来在大陆的传播和研究，日益热烈。犹如江河汹涌，波涛澎湃，亟须予以应有的正视，使其于自由奔流之际作合理的进展。对于此一问题，作为一位台湾作家，一个民族文学的信仰者，深深觉得应该献出一份心力，编选一套文学选集，提供具有代表性的台湾当代名家作品，让大陆文学朋友们品评。

《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》，于焉诞生。

二

具体而微介绍台湾当代文学，是《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》编印的目标之一。

在四十多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，台湾社会已演变成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，台湾文学也演变成流派分歧的多元文学。如此，要全面了解台湾文学，实非一蹴可就。从这套选集作一斑鉴赏，来窥探台湾当代文学的全豹风采，在时间上，是合乎经济效益的。

这是我们编选的原则：

第一、选取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——文学是艺术的一种，文学创作如果缺少表现的技巧，即使拥有良好的题材和情思，只是机械的文字方程，也创造不出美的境界。我们认为：高级的艺术品质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条件，执此以为衡文的准绳，应可得到公允。当然，我们并不轻忽作品的内容与主题，却也不求其哲学观念的齐一。凡是不违背民族文学精神的作品，不污染良善心灵的作品，都会受到我们的尊重，同样可以在这块园地里，灿然绽开。

第二、展示不同流派代表性作品——在台湾文坛上，世界前卫潮流与中国本有文化，相激相蕴，产生了姿态迥异的各种文学流派：从现实主义，乡土文学，则后现代艺术，魔幻手法，超现实主义，……林林总总，斗妍争奇。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实验、变化、沉淀，证明现实的民族的文学，据有台湾当代文学最高的位置。不过，我们在编选作品时，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，不执一义，不拘一家，让新潮作品，在全套书中占有适当分量。我们希望读者能接触到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品，对当代台湾文学有比较完整的认识。

三

彰显严肃文学来映照流行文学，是《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》编印的目标之二。

严肃文学与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的分野，既在于主题意向的高尚和卑下不同，也在于表现手法的精细和粗糙的不同。二者根本的区别，是怎样写的问题，而非写什么的问题。

严肃文学，梦寐以求的是：创造艺术的美，张扬人性的善。在这个基本前提下，台湾的严肃文学作家，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现实，写进精心构造的作品中，让崇高的人生理念，从作品中具象地呈露出来，完成文学的神奇创造。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，作者本身没有什么人生理念，终日与时间赛跑，大量制造速食作品；这些作品，适合趣味较低而消化不良的读者胃口，作者所寻求的虚名和实利，由此而兼得了。

试以作品的两性题材为例：两性问题，原是人生基本问题之一，两性之间的心理和生理活动，当然可以作为写作题材。严肃文学作家，在写作性的活动时，主要从性的复杂变化中，挖掘出人格扭曲的原本因素，暴露不义社会的现实背景，以哀矜勿喜的态度，给读者深刻的启示。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作家，关心的不是文学本身，而是文学之外的收获。作品写性，无关乎艺术或意义，仅着力描述性爱场景，以挑逗读者引起官能刺激，如此而已！

文学不必勉强地负担道德使命，作家无须扮演救世主角色。不过，具有真情热爱的作家，天性浑厚，胸怀悲悯，其作品自然而然地会把人类文化向上演进的特征彰显出来。我们以严肃文学为这套选集的取材标准，要藉其清澈明亮的镜子，映照出那些庸俗的流行文学的原貌。

四

台湾成群结队的流行文学作家，经过严酷的商业竞争和训练，善于揣度各类读者的心理需求，编造形形色色虚幻浮夸的作品：或高举现代旗帜，或妄谈哲理玄学，或标榜异国

情调，或造作典雅、附庸风月；等而下之，则瞎拉胡扯，说鬼讲狐，描述畸恋，刻划情欲，……总体的倾向是，让人从现实中把目光转移，沉沦到非现实的一片渺茫。

庸俗的流行文学，每个历史时期都有，是时代发展的过度现象。可是，从这方面看：严肃文学遭其侵蚀而消沉或矮化，年轻心灵接受感染在冷漠的空想中悬浮。因此，在台湾流行文学泛滥于大陆书刊市场之际，刊印台湾严肃文学，具有积极意义。

这套选集，内容包括诗、散文、小说、文学评论等门类，择精拮华，选取台湾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家，每家一集，初步规划编选二十五集。当我们提出这个计划时，马上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方面的赞同，愿由该社出版。

编选工作，得到作家们热情响应，人民文学出版社黎之先生与李昕先生等倾力支持，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的同仁们协同合作。谨此一并致谢。

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凌晨于台北

目 录

瑞新伯.....	1
父亲大人.....	9
猪哥旺仔.....	19
牛姑婆站在黑暗中.....	31
清水伯的晚年.....	41
马家大宅.....	58
清溪阿伯与布袋戏.....	84
归乡第一日.....	97
散戏.....	116
素芬出嫁这日.....	139
神轿.....	154
跛脚天助和他的牛.....	163
黑面庆仔.....	172
市井传奇.....	193
最后的归向.....	208
傻二的婚事.....	218
洪醒夫写作年表.....	292

瑞 新 伯

瑞新伯有一把旧胡琴，时常在黄昏里见他坐在小屋前藤椅上，咿呀呀摇着琴，沙哑的唱歌。细细尖尖的眼睛眯起来，身体干瘦，牙齿掉了好几颗。通常只有他家那只老黄土狗，趴在藤椅边，做他的唯一听众。

对于他唱的那些歌，我实在没有兴趣，凄然缓慢，一个音往往拖上半天。黄昏里放学后，若有闲，我喜欢看布袋戏，读演义小说，拿弹弓打停在这里那里的鸟儿。每次背书包经过他家，往往匆匆看他一眼，心里没什么感觉。反正他时常在那里唱歌，久了就成为习惯，好像他就应该坐在那里似的。然而心里有时还是羡慕他，羡慕他会拉胡琴。胡琴我拉过，弓样的一条线，锯在涂上黑色柏油样的东西上，吱吱直叫，像薄铁片划过窗玻璃的声音，十分刺耳。瑞新伯可以拉出歌曲来，总是稀奇的事。

他的小屋跟我家一个式样，下半截砌砖块，上半截以竹为柱为栋为梁，壁间用竹片横直穿插编织而成，上敷混有牛屎与稻草屑的田土，再抹上白石灰。屋顶上盖土灰色的瓦。屋里地面还是泥土地，人进人出踩久了自然坚硬光滑。村子里不是十分有钱的人，屋里地面没有铺水泥的。

瑞新伯的房子一共有三间，都建得矮小。屋前却有一大片广场，有棵老榕树，夏天里榕子掉一地，瑞新伯也不去清理，却搬藤椅坐在那里唱歌。夜里我们喜欢在那里玩，“掩阁鸡”（捉迷藏）或是其他游戏，十分热闹。因为正巧有一盏灯，照得广场上一片明亮。我们有时也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，用四色牌、扑克牌、象棋，或是纸糊的圆形的周围有锯齿的牌子赌博，赌橡皮筋或是玻璃珠。大人们有时赤裸着上身，只穿一条内裤，手拿椰叶剪成的扇子，围在那里闲聊天。男人赤膊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即使是上了年纪的女人，也有打赤膊的，我们看着她们胸前萎然下垂的干瘪的“老奶㗎”，没有什么感觉，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，夏天热，裸露出来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
大人们围在一起的时候，瑞新伯的声音特别高，据说他是村子里少数识字的老人之一，又时常在外头走动，见多识广，什么事都有意见。我们有时停下游戏，在寂静的夏夜里，只听得瑞新伯沙哑的声音和椰扇啪啪拍打蚊子的声音。村里的人一旦提到瑞新伯，总有人会由衷的夸赞两句：

“到底不一样，人家瑞新伯会看新闻纸，也会写信。”

那时瑞新伯母已经死了五、六年了。瑞新伯的大儿子娶了亲，在外谋生，另两个儿子都给人招了赘，女儿也都嫁了，只剩得他一个。有时不小心听到大人们谈论他，听久了，对瑞新伯就有一个印象。据说，早先他是开娼馆的，很赚了一些肮脏钱，后来因为迷恋一个烟花女，弄得儿子女儿都与他决裂，没多久，钱被那女人拐跑了，娼馆倒店，还让人揍了一顿，最后落得孑然一身。大概是那时候开始，他就时常抱着胡琴，在那儿唱歌。他总是眯着细细尖尖的眼睛，咿呀呀摇

着胡琴，沙哑的唱歌。

从那时候开始，他怎么过日子，做些什么事，在哪里做，便没有人知道，只看到他还是好好地活在那里，衣衫穿得跟以前一样整齐，时常拿个不大不小的旧皮箱出门去，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好几天。村子里的人问他，他总是说，他在外头做生意。

于是只要有人向村子里的人问起他，村人便说：“人家瑞新伯现在在外头做生意，还是识字的人有办法呀！”

至于做什么生意，村人便不甚了了。有时问起，瑞新伯会说他在卖水果，有时又说他在卖布，卖蛔虫药，有时也说，他一个朋友要开大公司，请他去当经理。经理是什么，村子里的人有的也不很清楚，只知道一个月可以赚很多钱。于是我祖父便勉励我说：

“你要好好念书，像瑞新伯那样，识字的人拿软的，像我们不识字的人就要吃硬的，你认真念书，将来也可以当经理，一个月赚很多钱！”

我点头说好，我要认真，将来包准比瑞新伯当得更大，赚更多钱。祖父呵呵大笑，摸我的头，说我有志气。

因此，我有时便牺牲快乐的嬉游，跟大人们围在一起，听瑞新伯谈天说地。瑞新伯毕竟有学问，见识又广，他的谈话的确很吸引人，叫人觉着他很伟大。他谈起大都会的种种，鲜衣怒马，极尽声色之娱，听得使我们一愣一愣的。

升上五年级，恶性补习变本加厉，日子过得极端不痛快，别说有时间听瑞新伯开讲，就连看看章回小说，都要等到三更半夜功课都做完以后。那时常常夜里七、八点才背着沉重的书包回到家，狼吞虎咽吃些冷饭菜，就又坐到桌子前，赶写

那些好像一辈子都写不完的作业，还要背那些莫名其妙的“模范作文”。渐渐的，竟好像把瑞新伯拉胡琴唱歌的情景给忘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们老师生病请假，黄昏时候我们就背书包放学了。我心里非常高兴，因为很久没有轻松过了。当我一蹦一跳的经过瑞新伯的小屋时，他一手拖着藤椅，一手摇着一把漂亮的纸扇，懒洋洋地从屋里走出来。头发都灰掉了，神情有点沮丧，不过似乎比以前胖了一点。他上身赤裸，只穿一条内裤，我看到他下垂的肚皮，黑褐色的乳头，和多皱纹且布满褐色斑点的松弛的皮肤。他一边拖着藤椅走，一边懒洋洋地唱：“斜月啊倒枕——门——半开呀……”声音依然沙哑如旧。

看到我，他伸手把我招了过去，兴致勃勃地打开他的纸扇，指着上面的字要我认。我看到扇面上用毛笔写了一些歪七扭八的黑字，现在只记得头一行：

月 枕 屏

我左看看右看看觉得奇怪，哪有这样乱七八糟写字的？但还是告诉他，第一个字是“月”，第二个字是“枕”，第三个字不认识。

他呵呵一笑，露出稀稀疏疏的黄垢牙，说我不对，叫我再猜。

我说那明明是月是枕，不会有错。

他仰头大笑一阵，说：“是月字枕字没有错，但到底是什么月什么枕啊？”

月就是月，枕就是枕，哪还有什么月什么枕的？

最后，他得意洋洋的为我解释：这月字写得斜斜的，是“斜月”，表示月光斜斜的照进房间里。枕字倒着写是“倒枕”，表示枕头倒下来，人躺在床上。下面那个字是“门半开”的意思。瑞新伯说：“你看，开门的开本来有两扇门，现在只开了一扇。”他还为我解释整首诗的意思，说是一个姑娘在天将亮，月都斜了的时候，躺在床上睡不着，在等她的情人。

末了，瑞新伯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，现在的老师都没有什么学问了，小孩子怎么‘读有书’呢？”

我们老师有没有学问，我搞不清楚，但他敢骂老师，我感到很爽快。老师太凶，动不动就狠狠的揍我们，有人敢骂骂他，总算替我出了一口气。

瑞新伯讲到姑娘等她情人的事，又讲得很详细，使我想到了自己喜欢的女生，心里十分难为情！心脏扑扑扑的跳，脸都发热，就急急忙忙找个藉口开溜，没走几步，却听到背后响起沙哑的喉音：“斜月啊倒枕——门——半开呀……”

我回头望他一眼，只见他已躺在藤椅上，太阳已经快下山了，瑞新伯和他的小屋，都慢慢黑了下来，只有他那沙哑的歌声，缭绕在空阔的广场上，唱给他的老黄狗听。

那时十分敬佩瑞新伯，心里想，长大后只要像他那样有学问就好了。隔天到学校去，把他教的那一套，现买现卖，把班上同学唬得瞪目结舌的，很出了一阵风头。但卖来卖去，也只卖的字面上的意思，至于姑娘以及情人，却难以启齿，毕竟自己喜欢的女生也睁大眼睛在那里听着哪！

国小毕业要上大都市念书的时候，平地一声雷：瑞新伯要再结婚了！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要娶亲，在村子里可真是不得了的新闻，我听得村里的女人家说：“老不修！垃圾鬼！”不

管男女老少，都很不以为然，觉得老都那么老了，还要……，简直齁齁！

瑞新伯可不管你这一套，他说大都市里八十岁再娶的人都有。“新闻纸上说，外国人九十还要娶十八岁的老婆呢！”

全村的人都很好奇，他们丢下田间的工作，围拢来，要看新娘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却只见得一个满脸皱纹一头白发的老婆婆，手里拎个新皮箱，与瑞新伯并肩走进小屋，没有轿子，没有“鼓吹八音”，什么都没有，新娘又不好看，大家不免失望。倒是瑞新伯穿了西装皮鞋，还在脖子下面绑了“油炸果”（领带），带黑眼镜，走路挺着胸，跟平常很不一样，看着不免觉得稀奇。

那时，据瑞新伯自己说，他已经在做“总经理”了，“我做一个月，你们一家人要做好久！”看起来他是很有钱，他买最好的电扇，买大型的收音机，还请人粉刷他的房子。每次出门，都穿西装打领带，提一个黑色的新型小皮箱。自从结婚以后，瑞新伯好像不再咿呀呀摇胡琴，不再沙哑的唱歌了。时常看到他与那位老婆婆各坐一张藤椅，叮叮咚咚谈个不停，有说有笑，样子很是快乐。真搞不清楚，他们怎么有那么多话可以说？

这以后，我到台中去念书，难得回家一次，看到瑞新伯的机会就少了。有时回去，偶尔会听村人提他们，都说两个老的感情很好，有说不完的话。而瑞新伯更是飞黄腾达了，据说存有一笔钱，准备在村里买块地。

于是祖父对我说：“你要认真读书啊！将来要像瑞新伯一样，当个总经理！”

那时，我刚刚听过也看过一些晚清政治腐败，外国人欺

悔我们的故事，已经立下重誓，要当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了。对于当总经理，实在没有什么兴致，不过，我还是点点头，点得满像那么回事似的。没隔多久，祖父母相继生病，全家乱糟糟的，谁也没有心情去管瑞新伯的事，甚至他咿呀呀摇着琴，沙哑的唱歌的景象，也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有一个秋天的黄昏，我低头走过台中火车站的天桥，突然有个十分熟悉的声音拉住我的脚步，循声望去，叫我惊讶得不知如何是好！我看到瑞新伯了，他蓬头垢面坐在天桥上，衣衫脏破得无法形容，他的右脚膝盖处还用肮脏的纱布结结实实的捆绑着，里边架着硬硬的约莫是小木片之类的东西，好像还敷上石膏的。脸上架着墨镜。面前摆一个旧饭盒，里头零零散散有些镍币。他坐在那里，咿呀呀摇着胡琴，沙哑的唱着歌，我清楚地听见他的歌声飘散在微凉的秋风里，在入声、车声里被淹没。

刚刚拉住我脚步的声音，就发自他干瘪的口中，懒懒散散无精打采的：“斜月啊倒枕——门——半开呀……”

一曲既罢，歌声未歇，只见他对着行人的脚尖点头如捣蒜，用颤抖又凄凉的声音哀求：

“好心哟头家啊，一点点来援助咧，援助我这跛脚青眼（瞎眼）无依无靠的老伙仔人（老头子）。好心哟……”

我很难过，心里有些什么东西在那里来回动荡。我站的地方离他大约还有五步远，暗自庆幸他没有抬头看我。我用手上拿着的书本掩面急步通过他的面前，把身上仅有的三块四毛钱扔在他的饭盒里，一直走到天桥的尽头，才转身远远的望他。

以后我还在村子里见过他几次，都穿得很讲究，仍然告